

本草思辨錄



清 周岩 著

本草思辨錄

中国书店影印

据微尚室影印

本丛书编委

主 编 编 委	李经纬	孙学威
	王致谱	傅 芳
	郑金生	胡乃长
	任春梅	

本草思辨录

中国书店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

787 × 1092 1/32 印张: 11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 2.80元

本草思辨錄自敘

醫可易言乎哉在聖門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顧所謂
小道者特視大學之道位天地育萬物爲小焉耳神聖
作之於前賢哲述之於後李唐而降斯道寢微非實有
至精至神方可與斯之一境胡爲史冊所載代不數人
若倉公扁鵲華元化一流則更無代興而特起江氏良
庭有云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
脈也而孔子教人游藝如禮記疏所稱夫子脈訣卒未
聞傳之其人豈真以方伎而賤之蓋其慎也憶余幼時
曾以春溫誤服麻黃致舉室怔營迨咸豐丙辰以副車
入貲爲比部主事留滯京邸又以寒痢爲醫投涼劑而

誤更醫復然危狀迭見賴友人檢方書鑿前弊而拯之
得以無虞余於是始有志於醫恆詣厥肆購書寘之几
案朝夕披覽雖至困甚亦冀鬼神來告不悟徹不巳久
之爲人療病時或倖中謬竊虛譽然自甲子改官邑令
所宰晉祁皖舒皆地當孔道差務絡繹又不用門丁一
人事無鉅細靡不親裁計東醫書高閣者凡十八年洎
壬午調任盱眙自分無治劇才甫捧檄卽旬疾而歸戢
影蓬門無以遣日則復取羣籍孳求加邃乃喟然曰余
向之於醫猶門外漢耳今其或者可與入門矣夫學問
之道不外致知力行兩端醫何獨不然致知之書如素
問靈樞本草經尙矣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則又南陽先

師本致知以爲力行之書靈素本經悉括其中學者能
卽是而寢饋篤好之積以歲月眞可引伸觸長施用無
窮然而談何易也人知辨證之難甚於辨藥孰知方之
不效由於不識證者半由於不識藥者亦半證識矣而
藥不當非特不效抑且貽害竊怪古來注仲聖書者無
慮數十百家獨於方解鮮精礪澄澈其故在本草之學
自來多不深求識本草如是遂視方義亦當如是於古
人因證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讀仲聖書而不先辨
本草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夫辨本草者醫學
之始基實致知之止境聖人列明辨於學問思之後其
功自非易致譎劣如余何足語此然而遐軌勉躡樂豈

辭疲秉燭之明歲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氣感證要義
之刻刷於藥用有心得者卽徵諸方方義有見及者并
印以藥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著稽
之得藥百二十八味聊依綱目編次釐爲四卷大抵援
據仲聖兩書而間附以他說他藥隨手劄記殊無體例
余老矣值時局之艱虞念儒冠之多誤是惟弓冶可得
蟬嫣爰命孫兒智濬錄付劄刷以垂來許并問世焉若
云臧否人物以自表異斯醫工之故習而非余之所敢
蹈爾光緒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巖自敘於
微尚室時年七十有三

本草思辨錄卷首

山陰周巖伯度甫箸

緒說

本草思辨錄甫授梓適有客以彼都近事醫會相告竊不自揆爲發其藪而余夙嘗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縱言及之名之曰緒說列爲卷首欲學者知審擇端趨向也

醫雖藝術而深詣甚難西醫挾形質之說蔑視我中醫而中醫之厭苦其難者得彼說則大喜相與揚西而抑中不思古聖垂示氣化實由洞明形質而西醫解剖形質何從窺見氣化故西醫之在中國能療內證大證爲

遐邇傳頌者。不少概見。乃求醫者並不競慕乎西。而業醫者反欲自棄其學。今且狂瀾特起。有訾黃帝內經。神農本草。南陽先師傷寒論金匱要略。爲謬爲荒誕。爲羌無故實者矣。此等妄談。豈足撼數千載而上。懸諸日月。不刊之聖經。而獨惜夫相將入火坑者之甘爲衆盲也。素問九卷。有王太僕補足者一卷。靈樞一經。或疑卽王氏竊取素問爲之。近人何西池嘗靜坐數息。每刻約得二百四十息。以靈樞日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爲不經。此類固閒有僞託。靈不如素。難經不如靈。素要在人分別觀之。而其中淵理不可思議。體之人而實萬無不驗者。已數千載奉之爲圭臬。豈癖嗜耶。抑別有所希耶。

非人愚而我獨智。蓋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邃。而徒以風會所趨。創爲喪心病狂之舉。誠世道之隱憂。可爲太息者矣。

傷寒論金匱要略。直可上擬聖經。不當與諸醫書同論。醫書汗牛充棟。大抵下駟十之七。中駟十之二。上駟十之一。上中駟之書。無不由研求內經與仲聖書而出。今賤中醫貴西醫。而治病則仍以中醫。上中駟之書。已爲彼所唾棄。其將於下駟書求進步乎。必不能矣。

醫家故習。每好議前人之失。而已亦不能無失。然皆其人勇於衛道。矯枉過直。或隱奧之義。所見不同者有之。未有毫無學問。醫亦走方者流。因得見藏府。遂謂道卽

在是敢以無理之詭爭。上侮古帝。昔聖如箸。醫林改錯
之王清任者。可謂謬妄之至矣。試歷舉而論之。第一篇
藏府記敘。開口卽以宋元人藏府圖論。與內經混駁。一
番藏府圖論。原不足取。乃其與內經並舉。概稱古人。其
胸中無黑白。可知謂古人錯誤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
所以錯誤。忽指稱靈樞曰。手少陰三焦主乎上。足太陽
三焦主乎下。而靈樞實無其文。尤可笑者。謂黃帝慮生
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歧伯。鬼臾區。故名素問。
尤可忿者。謂二公如知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
待參考。何得妄對。遭禍後世。莊子有言。哀莫大於心死。
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歟。第二篇會厭左氣門右氣

門衛總管榮總管氣府血府記。按此篇記其所見。不爲
不詳。謂出氣入氣吐痰飲津涎。與肺毫無干涉。古人誤
以欬嗽等證爲肺病。肺管兩旁。有左右氣門兩管。下至
肺管前半截處。歸併一根入心。從心左後下行至肺左。
過肺入脊。復下行至衛總管。衛總管有對背心兩管。有
對腰兩管。有腰下兩管。腰上對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
飲在管中。由管中之氣上攻行過心。由肺管前出左右
氣門。按衛總管之下。氣管之多如是。痰飲究從何管上
至兩氣門。何者從左出。何者從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
知也。謂衛總管俗名腰管。腰上長兩管。一管通氣府。氣
府是抱小腸存元氣之物。元氣卽火。元氣足則食易化。

虛則難化。然則元氣在小腸外。能化小腸內之食。氣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氣管內之痰飲。有是理耶。經言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惟肺管清虛。故能運管外之痰飲。否則肺管已爲痰飲塞滿。何問痰飲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爲無用之死藏也。第三篇津門津管遮食總提瓏管出水道記。按第一篇飲食由小腸化糞一段。宜併入此篇。與第四篇腦髓說。余俱有論列下。第五篇氣血台脈說。人之有脈。與脈之可以驗病。斷不出內難經所言。清任謂人身氣管出氣。血管藏血。脈從氣出。無與血事。手腕肉厚者脈短。薄者脈長。大小者虛實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氣與血若不相貫。則人爲獸物。脈非指下。

難明。則人皆知醫。又謂古人論脈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說者。非謂古人無容足之地。恐後人對證無談脈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適自暴其短。書中證治數十條。所以無一字言脈也。第六篇心無血說。西醫謂心內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竅。爲生血迴血之用。正與內經說合。而清任以心爲氣出入之路。其中無血。又云猪心刺破。則腔子內血流入於心。不刺破之心內並無血。是以益益之盛水比心。心非府。焉能盛血。清任於圖內肝下亦注絕不能藏血五字。古書豈得獸看。經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駭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經錯之源。論血化爲汗之誤一篇。仲聖麻黃桂枝兩湯。清任改其文爲麻黃

湯治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乾嘔無汗。桂枝湯治證如前而有汗。謂傷寒初得。頭疼身痛項強發熱惡寒。未有兩胳膊兩手不疼痛發熱惡寒者。用麻黃湯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獨不愈兩胳膊兩手者。豈不是方雖效而經絡實錯之明證。改仲聖文而又坐仲聖以過。何便宜乃爾。按項強爲陽明病。四肢煩疼爲太陰病。斷非初得時所兼。有時疫則有之。方不的對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醫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聖爲天下後世立法。不能爲庸醫詭遇也。謂有汗是傷風。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傷風豈定是有汗。桂枝湯不能治傷風。近世醫者多有此論。而不知其故。由本領不

濟乎清任以桂枝湯不效。因頭疼身痛發熱有汗非傷風證。此與桂枝湯別一條。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似乎無異而非無異也。仲聖不言脈者。以太陽病汗出惡風者。脈自浮也。爲問果太陽病乎。脈浮惡風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而又加身痛。則桂枝湯宜加減也。何爲而不加減乎。已不細審而遽責效於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湯而尚不知爲何證。曰非傷寒證也。乃吳又可所論之瘧疾也。又教其姪曰。欲明傷寒須看吳又可論。是清任固嘗讀又可書者。又可因其時疫氣流行。時師多以傷寒法誤人。故著瘟疫論一書。清任時亦疫氣流行。胡爲以

桂枝湯治疫氣。夫疫氣與疫氣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
應而用仲聖法。用仲聖又不應而復用。又可法乎。若然
則無往不誤矣。謂目痛鼻乾不得眠。是邪熱上攻頭腦
之證。仲聖以葛根湯治之。又是方效經錯之明證。按傷
寒論葛根湯證。何嘗如是。內經有陽明主肉。其脈俠鼻
絡於目。故身熱目痛鼻乾不得眠之文。活人書二問亦
有之。並不言宜葛根湯。葛根湯治此證。則是陶節菴全
生集於葛根湯加白芷升麻。云卽葛根解肌湯。其證尙
有發熱頭痛微惡寒無汗脈微洪等字。清任旣不知陽
明病之脈證爲何。而又張冠李戴。妄詆仲聖。昏蒙殆無
其比。謂人生氣血兩管。氣管通皮膚有空竅。故發汗血